

英雄故事丛书

八女投江

的故事

刘均善 蒋义 编著



中国出版社

八女投江

英雄故事丛书

的故事

刘均善
蒋义
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女投江的故事/刘均善, 蒋义编著. —北京:
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9. 12
(英雄故事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2906 - 0

I. ①八… II. ①刘…②蒋… III. ①抗日战争—女英雄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8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8982 号

丛 书 名: 英雄故事丛书

书 名: 八女投江的故事

编 著 者: 刘均善 蒋 义

责任编辑: 王秀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3600

(010) 66085300 (010) 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

电 传: (010) 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 张: 6.37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3.00 元

序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华诞，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64 周年。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，我们这些晚生者，应该知道 60 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无数先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有的留下姓名，但更多的没有留下姓名，我们这些晚生想起他们那些感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业绩，心里暖流汹涌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在共和国的东北边陲有一条河叫乌斯浑河，71 年前有 8 位先辈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长眠于此地，当时她们年龄最大的 23 岁，最小的 13 岁，平均年龄还不到 20 岁，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抵抗侵略的一个团队缩影；这是一曲中华儿女英勇无畏、献身祖国的民族正气歌；这更是一群巾帼英雄笑傲沙场、视死如归的英雄画卷。也许她们的名字我们许多人没有记住，但是她们的事迹却代代传颂、震撼和鼓舞着每一位国人。

1938年春，日本侵略者纠集10万大军，对我东北抗联进行围剿，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。8月下旬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110余人在吉林省五常县（今属黑龙江省）西渡杜牛河时，遭到日伪军截击，同第二师失掉联系，被迫返回牡丹江沿岸。10月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西征部队妇女团在吉林省勃利县（今黑龙江省林口县）境内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
抗联五军一师的许多同志牺牲了，只剩下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和100多个男战士。他们为了避开敌人的围攻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来到了牡丹江与乌斯浑河交汇处，在这里又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，一师的指战员们边打边撤，战斗中8位女战士与大部队分开了，被隔在河岸边。

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撤离，妇女团指导员冷云利用有利地形，指挥7名女战士朝着日伪军背后一阵猛打。妇女团的8名女战士奋勇杀敌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。气急败坏的日伪军丧心病狂地用迫击炮轰击。8名女战士都负了伤，子弹也打光了，只剩下最后的两颗手榴弹。前面是凶恶的日伪军，后面是滔滔江水，摆在女战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或是以身殉国，或是被俘受辱。

面对冲上来的敌人，她们把最后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一齐跳进滚滚的江水中，她们手牵手，向江心走去。敌人冲上了河岸，凶残地射出一排排子弹，8名女战士血染江水，以青春和生命展示了中华儿女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。

烈士的壮举人民没有忘记，“八女投江”的故事传遍了四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以这个故事为题材改编了一部电影

《中华儿女》。这部影片放映以后，震动了大江南北，女英雄们的高尚气节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仰，人们自动捐款，在牡丹江畔建起一座石碑，永远纪念8位女英雄。自此，号称“塞北明珠”的美丽牡丹江也因“八女投江”而为更多的人所熟知。

抗联老战士、原黑龙江省长陈雷是冷云当年师范学校的同学，曾写悼辞《记冷云》：

怒视敌围重重，
弹尽枪空，此际该如何？
不陷缧绁遭凌辱，
携手踏入清波。
忠烈儿女，毅然归去，
浩泪伤同学，神凝长天一色。

本部小说的创作，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牡丹江政府方面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收集到了大量的珍贵资料，再一次完整而真实地再现了8位女英雄的感人故事。

编著者
2009. 9. 10



第一章 国恨家仇 ■ 1

午夜惊魂 ■ 2

不堪回首 ■ 11

秘密撤离 ■ 23

新生力量 ■ 32

第二章 巾幗英雄 ■ 41

任务转移 ■ 41

坚强后盾 ■ 50

威震敌胆 ■ 58

铿锵玫瑰 ■ 67

第三章 飒爽英姿 ■ 77

再战前方 ■ 77

悲喜交加 ■ 85

特殊手术 ■ 95

智斗敌寇 ■ 105

第四章 三千里路云和月 ■ 115

楼山大捷 ■ 115

突出重围 ■ 124

会师冲河 ■ 133

潜伏计划 ■ 143

第五章 碧血染丹江 ■ 152

艰难的脚步 ■ 152

十月东北 ■ 163

最后一程路 ■ 174

舍身成仁 ■ 182

后 记 ■ 193

第一章 国恨家仇

“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”

这首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血和泪的《松花江上》，从70多年前起就在华夏子孙心头流淌，它控诉的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侵占中国东北三省，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残酷掠夺中国人民的罪行。

我们的故事就“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”讲起。

那首歌里唱到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史书上这么记载的：在经过多方策划和预谋后，1931年9月18日夜，日本关东军蓄意派兵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铁路铁轨，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，以此为借口，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卖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，日军迅速扩大侵略战争规模，侵占了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。1932年3月，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政权“满洲国”成立。东

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

一时间东北大地血雨腥风，雾塞苍天。

“血沃中原肥劲草，寒凝大地发春华”。英勇的中国人民是不甘于被奴役的命运，总有一些堪称“民族脊梁”的人物，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。兴起于1932年左右的东北抗日联军（初期叫东北人民革命军、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、东北抗日同盟军等等。1936年开始，各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）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持在抗战第一线的英雄部队。

1936年，日本关东军妄想彻底扑灭抗日烽火，调集10万兵力，对只有3万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实施连续3年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。抗联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，战士们时常是刚刚结束一场战斗，旋即投入到另一场战斗。同时，还要克服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理环境，时刻警惕着敌人的一次次偷袭。

午夜惊魂

1937年9月的东北，和往常的入秋时节一样，早晚温差很大，白天久晴无雨，暑气逼人，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。夜晚秋风送凉，寒气十足，大家要相互挤着才能入睡。而敌人的进攻更加猖狂和残忍。战士们生活艰苦卓绝，一边紧张地打游击战，一边抽空做群众的抗日宣传工作。

这一夜的开始，和往常没什么区别，密营的周围静悄悄，晴朗的夜空星光点点，疲惫的战士们眼皮沉重，三五成群地靠在一起沉沉睡去。凉嗖嗖的秋风吹透了战士们身

上被汗水浸透尚未风干的衣服，他们只好蜷缩着身体，你贴着我，我贴着你，用体温互相温暖着。
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把所有的战士惊醒，他们赶紧看身后的地窖子，发现没有任何变化，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因为里面住着几十名刚从前方转过来的伤员。

这里所说的地窖子，是当时东北一种常见的穴式建筑。因为战争环境十分复杂，而且抗联驻扎的地理位置多以离水源较近的山坡为主，为了遮掩敌人的耳目，战士们经常向地下挖三四尺，再立起柱脚，架上高出地面的尖顶支架，然后覆盖一些土和草。这样既能起到防御敌人的作用，住起来又冬暖夏凉，很适合安置伤员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战士们四处张望，发现东南方向浓烟升起，他们意识到，可能鬼子又来了。

“支队长，支队长……”站岗的小战士一边跑一边叫。

“怎么了？前方什么情况？”支队长急切地问。

“支队长，鬼子……鬼子好像又摸上来了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没看到步兵，好像只有两架飞机。”

“敌人还没有摸清我们的位置和状况，想做瞎猫，我们可不是死耗子，命令各部立即转移，地窖子里的伤员也要全部撤走，避开敌人的偷袭，往身后山上撤。”支队长最后还补充一句：“记住，没有命令不许开枪，以免中了敌人的奸计。”

支队长命令一下，所有的战士都拿起武器，往身后地窖子里跑，三三两两地扶着伤员走出来，向大山深处撤退。

因为密营处于深山密林之中，位置隐蔽，交通不便，

人迹罕至。抗联队伍倚仗这个特点，多次有力地袭击了敌人。鬼子的部队不敢进入密营，鬼子的飞机经常在密林上空狂轰滥炸，像今晚。

爆炸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刺耳。

支队长带领一个小分队隐藏在山脚的土丘后面，掩护着其他同志撤离。妇女团帮助男战士一起转移伤员，有的背着，有的扶着，场面空前地紧张。日军的飞机不时地投下炸弹，猛烈的爆炸声让人觉得地动山摇，溅起的树枝、土块飞在半空中又落下，偶尔砸在树干上，还会发出巨响。野兽四处奔窜，鸟儿扑楞着翅膀到处乱飞，它们的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惊慌。

“他妈的，每次都是夜里突然袭击，还让不让老子睡觉？”一个战士骂着。

“听……说，鬼……子的……和咱的……时间不……一样。”一个口吃的战士在旁边解释着。

“不一样？”

“对……好像是……对不上点儿。”

“对不上点儿？你去过？”

“没……我是觉得。”

“觉得？瞎掰。”

“我……才没瞎说，他们离咱这儿那……么远，肯定不一样，说……不定咱……这是白天，他……那就是黑夜，所以他们才……喜欢夜间行动。”

“得了，我管他白天黑夜，这是中国，老子早晚要把他们调教过来。”

“你俩别争了，什么调教过来，鬼子在咱中国给俺做狗

俺都不干，埋汰，俺要把他们赶回日本的窝去。”

“对，中国是咱的，要养狗咱也得养中国的狼犬，小日本这个品种不要。”

“你们别贫了，什么日本狗，中国狗的，给我密切观察好敌人的动向，玩笑的话结束战斗了再开。”支队长打断了战士们的调侃。支队长心里却很高兴：这些战士年龄不大，却能吃苦耐劳，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们的意志，他们很勇敢、很坚强、很乐观。他们的威武神勇一次次打破敌人的阴谋诡计。

爆炸声还在此起彼伏，不知道此次的突然来袭，敌军带来了多少炸药，二十分钟左右就会听到一次轰响。

“王副官，要不我们出去把它轰下来吧？”这时候已经安全撤离的战士有些不耐烦了，“把它轰下来，免得它在这狂号，以为咱好欺负，吵得我耳朵都痛。”

“不行，支队长说过没有命令不准开枪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还是帮着看看伤员的伤吧，看看刚才转移的时候有没有弄裂伤口的。”

“王副官，咱这么等下去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战士们已经很久没好好睡一觉了，本以为今天可以睡个安稳觉，敌人又抽风了。咱把他射下来，他以为他是太阳，那咱还是后羿呢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敌人这样的进攻你知道是什么用意吗？你知道他们是早有准备，还是试探我们的潜伏位置，或者只是一场军事演习呢？莽撞行事只会让我们暴露目标，结果招惹敌人增加援兵，更疯狂地进攻我们。再说，现在天还没亮，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，就算进攻胜算大吗？”王副

官的话让小战士一时语塞。

“听话，去看看负伤的战友吧，仗有的你打。”

“是。”说完，小战士跑到伤员当中，和战友一起查看战士的伤口。

“疼吗？”冷云一边为最小的伤员包扎伤口，一边关切地问。

“不疼，冷指导员，我没事，你去看别的战友吧，这儿伤我挺得住。”小伤员说着，还调皮地挤出孩子般天真的笑。

看着他略带痛苦的笑，冷云的心不禁一阵酸楚，眼前这个小男孩儿十四五的模样，假如不是战火纷飞，他应该有着幸福的学生时代，与同龄的小伙伴坐在教室里，唱着美丽动听的歌谣，听老师讲述动人的故事。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夺走了花样少年的多彩生活：战火摧毁了他的家，他失去了亲人；战争摧毁了校园，他不能上学。他别无选择，必须像成年人一样，紧握钢枪，跟鬼子战斗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被鬼子的机枪射中腿部。因为缺乏营养，辗转迁徙，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，刚才一阵慌乱的折腾，他的伤口又有点儿裂开了。

“冷指导员我真的没事，不信你看，我都能站起来走路。”说着就要站起来给冷云看。

“别动。”冷云赶紧把他按住，几乎用一种质问的口吻说：“还想打鬼子吗？”

“想，我做梦都想把他们赶出去。”

“那就听我的，别动，这样乱动很容易让伤口再次裂开，愈合不了你就永远不能站起来打鬼子，严重的话都可

能残废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我真的没事，你刚帮我又包扎了一下，已经没大碍了，还是去看看其他的哥哥姐姐的伤怎么样了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乱动。”说完还怕冷云不信，赶紧举起右手说：“我向老天爷保证。”

冷云无奈地笑了：“那你保证别乱动，我去看看其他的战士。”说完还摸摸小男孩儿的头，转身拿着药箱去看别的伤员。

“姐妹们，怎么样，负伤的战士状况有恶化的吗？有没有伤口裂开的？”

“我这边都还好，没什么大碍，但是要上些药，紧紧绷带。”杨贵珍一边说着一边忙着，连头也没来得及抬一下。

“我这也还好，就是小马哥有点儿发烧，可能是昨天的感染还没有彻底地好，一会儿再给他吃点儿消炎的药。”胡秀芝一边说着一边找水找药。

“我没事，天气热的，哪有什么炎症啊？”小马哥听胡秀芝这么说赶紧解释，生怕大家把他当成重病号。

“不行，体温这么高，就是发烧，这样很容易加重病情，还是要吃点儿药消消炎。”

“没事，咱们药不多，别在我身上浪费，给肖战士他们重病号吃吧，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

“我也没事，你发着高烧，不吃怎么能行，听秀芝的，咱还得治好病打鬼子呢。”肖战士说，他担心自己耽误小马哥的病情。

“兄弟啊，不行，我只是腿伤，你身上有几处枪弹伤呢，不好好吃药怎么能康复得了？”

“没事，我这都不是要害，要不了命。”

“净瞎说，不是要害就可以不吃药了，三颗子弹取出来没几天，你就在这儿装好人了？”冷云打断了小马哥和肖战士的对话：“谁也不要推辞，秀芝，给他们都吃点儿药，药用光了咱可以到鬼子那去抢，命没了谁帮咱打鬼子？”

“嗯，冷云说的对，都得吃，好了好打鬼子。”

“小梅，你这儿的几个伤员情况怎么样？”冷云转身问正忙着的小梅。

“都还好，伤口都清理了一遍，没发现发炎的，等天亮了再好好看看。”

“嗯，同志们，身体有不舒服的要及时说，药咱有，别硬撑着，伤口发炎是有生命危险的，咱得好好养伤，好了还得继续打鬼子呢。”

看着伤员的伤都稳定下来，大家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，但是鬼子的炮弹还是时不时地在不远处爆炸，撤出来的战士们不免有些担心潜伏在山脚下的战士，还有坚持留下来指挥的支队长。支队长连续几夜没有睡个像样的觉，即使没有任务的夜晚，他也会起来为战士盖被子、查看伤员的伤口。

“王副官，派两人下山去看看埋伏的同志？”冷云对王副官说。

“我看还是不要了吧，现在敌人并没有撤退，下去是很危险的，而且咱没有听到任何回击的声音，我想山下的战士应该隐蔽得很好，没有暴露，等敌人撤了咱再派人下去看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你说的也对，那咱再等等，这轮袭击差不多持续两三

个小时了，估计也快结束了。”

“嗯，两架飞机，再多能装多少炸弹？对了，战士们的伤还好吧？”

“哦，姐妹们已经给他们检查过，有几个伤口裂开的，他们都服用了消炎药。小马哥等几个人又有点儿发烧，不过都不是大问题，其余的伤员都正常。”

“那就好，这几个负伤的战士都是硬汉，他们受伤后从来不呻吟一声，你们细心观察，细心护理，不能只听他们嘴上说的。”

“明白。战士们都知道药少，都说自己没事，都想省着药给其他病友用，互相推来推去，我就软硬兼施，让他们服用消炎药。”

“鬼子的偷袭越来越勤，战斗愈来愈频繁，受伤的同志也越来越多，咱们的食物、药品、武器日益消耗，战士们的心理我理解，但是咱不能由着他们，该吃的还得吃，没有了咱再想办法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有我们妇女团看着呢。”

“呵呵，有你们我当然放心，连周指挥都夸你们妇女团的战士勇敢，而且能干，我能不放心吗？”

“王副官你这么说我们怎么敢当，妇女团比不了男同志，能去前线打鬼子，我们在后方做一些支援工作，再做不好就太对不起党和老百姓了。”

“是啊，在这样的日子，中国同胞都应该团结起来，有人的出人、有钱的出钱，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打鬼子，把小鬼子赶回他们的老窝去。”

“有党的领导，有大家的努力，这一天会到来的。”